

柳絮纷飞满野诗

宋维远



农历节气中，谷雨前脚走，立夏后脚便跟过来了。

与“雨生百谷”相伴的“雨生百花”，将被“绿阴冉冉遍天涯”所替代。

只有白色花家族，仍旧担负着为晚春、初夏飘香的使命。将要销声的黄莺也用最后的尾声呼唤人们，赶快去欣赏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柳花柳絮。

谢道韫 柳絮因风起

说到柳絮，人们定会想起独具慧眼的才女谢道韫。谢道韫是温州人的老朋友、山水诗人谢灵运的姑婆，又是另一位老朋友、著名书圣王羲之的儿媳。

《晋书·王凝之妻谢道韫传》载：“谢安尝内集，俄而雪骤下。安曰：‘何所似也？’安兄子朗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’，道韫

曰：‘未若柳絮因风起’”。谢朗用“撒盐空中”比喻纷纷大雪，只是形似，而喻体与本体太相近了，反而显得平浅、呆板而俗气。

而谢道韫以“柳絮因风”来比喻大雪，十分神似，反把相距甚远的喻体与本体的神态，贴得紧密，体现了神韵的审美观，

真是匠心别具，因而赢得“柳絮才”的雅号。

唐朝韩愈的《晚春》诗中有：“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漫天作雪飞”。这是在谢道韫“柳絮因风起”的基础上，将之加以人格化，给柳絮下了个“无才思”的评语，如果谢道韫听到，或许还会加以反驳呢！

章粢《水龙吟》

到了北宋，与苏东坡同朝为官的章粢（字质夫）为杨花填了一首《水龙吟》，成了脍炙人口的名作，一时间在朝野词人间热传。词中也赞同韩愈的“杨花无才思”的说法。词中写柳絮：“轻飞乱舞，点画青林，全无才思。”这让柳絮成了淘气鬼。

章词《水龙吟》又写：“傍珠帘散漫，垂垂欲下，依前被风扶起。兰帐玉人睡觉，怪春衣、雪沾琼缀。绣床渐满，香球无

数，才圆却碎。时见蜂儿，仰黏轻粉，鱼吞池水。望章台路杳，金鞍游荡，有盈盈泪。”词人先写柳絮这个淘气鬼闯进深院，被珠帘撞得垂垂下坠，又被风扶起，飘进玉人房里，把她的春衣沾满了“雪花”，既而又钻进玉人兰帐里，滚成无数香球（香球应来自玉人），才滚圆时，却又粉碎（也像玉人的梦）。并且，哄引蜂儿来黏轻粉，骗鱼儿吞池水。不但没逗玉人发笑，反引起玉人追思在章台路上游

荡、不思归家的郎君，还惹出玉人盈盈的相思泪珠。把柳絮写成淘气而又善解人意的多情少女。

诗有和诗，词也有和词。和诗较普遍，但和词难做，较为罕见。章粢这首《水龙吟》名满开封，写此词的和词就更不容易了。但苏东坡偏爱挑战这个难题，他写了《水龙吟·次章质夫杨花词》，竟超过了原词，又为苏轼再添一段佳话。

苏东坡 似花还似非花

苏东坡《水龙吟·次章质夫杨花词》：“似花还似非花，也无人惜从教坠。抛家傍路，思量却是、无情有思。萦损柔肠，困酣娇眼，欲开还闭。梦随风万里，寻郎去处，又还被莺呼起。不恨此花飞尽，恨西园、落红难缀。晓来雨过，遗踪何在？一池萍碎。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。”

苏词开头以“似花还似非花”的争论引出，暗示杨花是花也是人啊！继写柳絮因无人怜惜而寂寞地傍坠路边。笔锋一转，借反驳章词的“无才思”，说她“无情有思”。虽貌似无情，实是有思（读作去声，心情也），而且饱含真切、深沉的心绪。既照应章词开头“燕忙莺

大到普天下的“离人泪”。

宋元之际的词人张炎在《词源》中评论说：“东坡次章质夫杨花水龙吟韵，机锋相摩。起句便让东坡出一头地。后片愈出愈奇，真是压倒今古。盖其以随风零落之杨花比拟抛家傍路烟花女性，而深致同情。神光离合，缠绵悱恻，故能感人如此。”笔者认为，苏词中的杨花似不限于仅仅指“烟花女性”吧！

柳絮纷飞满野诗。以上所引的诗词，是可把读者的视野引向柳絮以外更广阔的境界，也把我们引向柳絮本身更为深邃的内涵意象。他们使柳絮与雪花作伴，赋予柳絮以诗人的性格、命运和感情。或是憨痴少女，或是被世间遗忘的路人，他们有思、有情、有怨、有泪、更有憧憬，决不是“无情物”。想到此，你还会认为林黛玉葬花真是太痴了吗？

立夏即届，正是柳条儿“在烟里丝丝弄碧”，如果你带本喜爱的书册、吟卷，徜徉于柳堤杨阴之中，对着漫舞的飞絮低吟“春色三分，二分尘土，一分流水。细看来，不是杨花，点点是离人泪”时，或许会感到与谢道韫、韩愈、苏东坡零距离对话的情趣吧！

乡贤慈善家吴子魁

戴世德

吴子魁（1708—1795），字世珍，号乐川，世居瑞安九都南阳。南阳吴氏始迁祖演公于明成化间从瑞安东门柏屏街迁来。传至十二世时，到“子”字辈时，已是康熙四十七年（1708），乾三房文义公家中诞生了一位聪明伶俐的男孩，取名子魁。

壮年发迹

清雍正时，子魁20多岁，兄长们都已成家立业，父母也为他的婚事操心。他初娶薛氏为妻，几年后殁了。后来，子魁继娶孙氏。孙氏比子魁年轻20岁，却是一位贤惠、能干的妇人，里人称之为“银账济”。

此时，子魁正值壮年，精力充沛，对事业充满了信心，正赶上沿海地区迁界回归。原来，康熙中期，当局禁止在海边作业，将百姓迁界于内。康熙后期和雍正初期迁界回归，朝庭号召沿海大力开发涂头产业及晒盐业等。

子魁见此时机，筹划在事业上大干一番，再有孙氏内助的智慧，如虎添翼。子魁深谙无商不富的道理。见到上玛（今上望一带）的盐坦和双穗盐场竟有批发原盐生意，但本地销售有限，于是，他同孙氏商量，将原盐批发过来，贩至山区及闭塞地方销售，定有钱可赚。聪明的孙氏双手赞成，自言道：“此乃聚财之道矣”。他们不怕

辛苦，做起了贩盐的生意，销售至高楼、文成、泰顺等地。

不出乎意料之外，生意特别红火，利润也不薄。贩盐的生意火爆，吴子魁想到了自产自销，又同孙氏商议，决定购南洋（今莘塍一带）的涂田，开办盐坦，名“三开坦”（三开坦的名至今还在流传）。之后，他们生产的食盐直销至丽水、龙泉，福建的宁德、松溪等地。他结交了一批商人，还把山区出产的茶叶、棕衣、香菇等土特产转运温瑞销售，生意很好，赚钱更多了。

约在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左右，子魁建七间三退屋，又建七间一座，外有门台。后在三退屋之东，又购地建五间走马楼，连横轩有十多间，交给儿子元禄办书院。

子魁事业发达，引起了县府及里人一致赞叹，名闻遐迩。民间传说他建房时，“银账济”孙氏亲自煮饭，把饭盖放一半，随便有多少人来吃，就是吃不完。

慈济乡里

子魁发迹后，常为乡里做好事。凡是修桥铺路的公益事，他不假思索，慷慨解囊。堤塘、陡门失修，他亲自带领乡亲，出资三百两银修好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秋，有大台风过境，大雨如注，淹没田园，次年春，乡里饥荒。子魁分发大米稻谷，自春正月为始，至三月为止，受救济者不下百余户，乡里啧啧而赞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）五月，海溢，潮水倒灌，陆地水深五六尺，行舟于陆。八月飓风、海溢，害稼漂屋，潮退，僵尸蔽野。见之悲绝，饥民成群流窜。县治奉文运米赈恤，子魁和孙氏即刻响应，拿一千多斤大米，在村口撑锅煮粥，解了饥民燃眉之急。

事后，他还经常派人去村中调查贫困户，若发现随时救济。据传说，村中有农户的烟囱没有烟冒出，他随即派人询问什么原因，凡是无柴米，立刻救济，渡过难关。

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夏，疫病流行，在缺医短药的情况下，他带头捐钱，将自己从福建山区带来的茶叶、药物施舍出来，煮汤熬药，终于大疫得到控制，不致复发，使百姓得到了安定生活。

子魁和孙氏热心布施的善举功德，名闻遐迩。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），邑主成公（成兆豫，山东人，拔贡，清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任瑞安县令）带人敲锣打鼓，把“齿德俱尊”大匾额送至七间三退屋，并挂在中堂。

乾隆四十二年（1777），县令陆鸣梧下乡调查，里人齐赞子魁和孙氏的功德。经县府申报，朝廷批准予以表彰：“恩例乡耆，正八品重责粟帛”。圣旨颁发下来后，赐他朝服随身，并在七间三退屋前竖起了旗杆夹。

从此，子魁更乐善好施，凡邑中公事无不慷慨倡议，带头行善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邑主阜昌公（曲阜昌，四川人，举人，清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年任瑞安县令）以“盛世耆英”匾额旌之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，双穗盐场大使戈廷南以“福与年齐”匾额旌之。

此时，子魁已过“古来稀”的年龄，还经常到县衙参与慈善的事。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正月廿八日辰时，子魁无疾而逝。养子一，生子一（名元禄）女一（适花园许元勋，国子生）。

